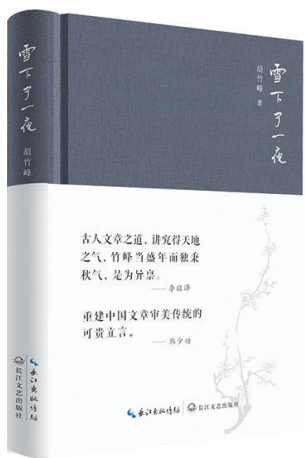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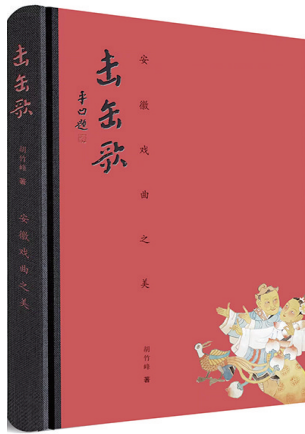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胡竹峰写过一部书：《中国文章》，散文集。散文，俗称文章，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，地位仅次于诗。又或者，高矮可以与诗齐肩，合起来，并称诗文。从隋唐到明清，取仕，前途万丈，靠的便是诗文。诗不必说，泱泱诗国嘛，一部《古文观止》，篇篇皆是字字玑珠，锦绣文章，苑集的，是汨汨的两千年的文气，所谓文章千古事。

中国的文章，一讲气韵生动，二讲

竹峰有大气，这是我当初即认定的。2009年，我将正式退休。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，提前一年就很少上班了。刚好这时遇到了竹峰。对编辑来说，最期待有好作者，版面就是脸面。我一向看好年轻的投稿者，只要他有精神有锐气。有人怀疑过我，怀疑过我的眼光。我不是一个多有眼光的人，从来只凭直觉。与竹峰就这样认识了，大约半年后，我正式退休了，他来安庆我的家中。那天中午，在家里吃了简单的饭菜，中间谈到一道汤的做法，当然还有他的生活。饭后我们靠在沙发上闲聊着，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。

竹峰加盟了新的副刊，不过一年

“停车。”竹峰说，“把烟给我。”那时，正行驶在乡村公路上。我们刚在响肠镇看了惜字亭，打算去村里看他的老屋。竹峰认出站在路边的人是他族人，停了车，前去敬烟。衣锦不忘乡邻，这是一个离乡之人该有的样子。

我们陪他回乡，是一刹那的念头。就是想去看看，是什么样的山水，养育了这样一个温和、谦逊、坚韧、沉稳、智慧之人。回乡，就是回到过去。而过去，若有若无。一种变化的、抽象的、甚至模糊的存在——像极了文学。作文之人，无非是以文字为尺，去度量世界。竹峰无疑拥有世间难得的精准之尺。

旧居大门紧锁，无人居住已久。站在他家门口，看对面山峰起伏。“那是一

初识他时，已是较成熟的作家，但浑身充满少年气。

送我的第一本书应是《豆绿与美人霁》，之后还送过一本《旧味》；再后来，他出新书，我多自购，每次买好几本，因为身边有太多他的读者，请他签好名赠予朋友，两相欢喜。

在别人眼中，竹峰是大作家；但在我心里，我们是一起成长的生命伙伴，是能听懂彼此说些什么的良人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早已学会闭嘴和看破不说破。作为一个写字的人，在文章

我的籍贯是岳西，岳西人喊爸爸大多称父，一个字。我爸爸喊爷爷就是父，我喊他都是爸爸。

小时候觉得爸爸真懒，每天早上总要在赖床很久。周末我起床了，他在赖床，我吃完饭了，他在赖床，我下楼回来了，他在赖床，有几次，甚至我辅导班结束了，他还在赖床。

我以为他不像妈妈那么勤快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发现他也有勤快的时候。

爸爸是名作家，更多时候总是埋头书桌前，有时候会忘记吃饭，甚至忘了时间。他的书房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，小说、散文、历史，应有尽有。每当我走进，总能看见爸爸如同矿工一般在纸山上挖掘。

竹峰文章

文章之美，舍此，文章立不住，仿佛吃了蒙汗药，水泄里吼道：倒也，倒也。

现如今的文章，吃蒙汗药的太多，既无气韵，亦无文章之美。文字，跟《古文观止》的审美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计。为甚么？

竹峰年轻，80后，居然文章出手，会奇怪他笔头文脉气贯，美光荧荧，完全

竹峰有大气

余，有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，合肥一家报纸要他，我问他自己的意思，他说“我在安庆刚刚稳定下来，我真还舍不得安庆”。我说：“你说的真话还是假话？”我一直认为，安庆是个老城，老城有老城的底色，老城也有老城的负担。我说：“你要毫不犹豫地去。”

有一次，家里小狗走丢了，我请一位谶师算算大约在什么方位能够找到。其实我是不信这一套的，万物各归其主。我们说到刚刚去合肥的竹峰，我请他算算竹峰今后的路有多远，那人

竹峰如镜

个笔架，”我说，心里产生宿命感。我知道，这是迷信。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相信文学，相信自己。

让我们成为朋友的，也是内心的信。七年，我们见了不下十五次。每次见面，都是畅聊。不光见面，我们隔三差五总会联系对方。电话簿里数千人，时常联系的不足三五。所谓知己，就是另一个自己，是镜子。见贤思齐，我时常在跟竹峰的交往中矫正自己。

竹峰其文其人，皆有古风。在一个人人争贴“现代”标签的时代，以古为师是多么难得。古和今，不是水与火，而是雪与雨。竹峰承接中国文脉，其文章

胡竹峰的文章里有一团气

中必须保持赤条条的坦诚。那些有关世界的野心、独特的人性趣味，特别是对自我血淋淋的直视，都藏在一行行文字中。

作者写下来的只是文本，读者读进去的才叫文章。偶遇颇触动的句子，叹一句“妙啊”，那一刻，作者与读者之间灵犀一点通。

关于胡竹峰文章的专业评论太多，

我爸爸

有时候，看见爸爸熬夜写作，虽然已经十一二点了，他好像不知道一样。或许是因为热爱写作，勤奋的力量吧，才让他写了那么多书。前几年，我还小些的时候，爸爸出了散文集叫《雪下了一夜》，让他签名送了一本给我。似懂非懂地看，很多意思我不明白，但字里行间的那个味道，我却很喜欢。每天带着那本书上课放学，心里充满了骄傲。

有一年，爸爸出差回来，居然提了一大包玩具，有戒指、项链、小兔子挂件，我高兴得跳了起来，原来爸爸还有一颗童心。其实我爸每次回来，总会给我带一些玩具，有别人送的，有他买

接住了传统，又完全辟开了新天。他的文字有韵律，有节奏，有气息，于是文章有了活泼的生命，响亮的歌唱，有古有今，亦无古无今。

也因此，他的文章，到我眼前，抓过来就看，又告诫自己，须慢慢地看。

难得如此哦。

何立伟，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，出版有《小城无故事》《大名叫人民》《白色鸟》，现居长沙

说，他有大造化，将来必在某某某之上。

那时他租住了香樟里对面的房子，我去看他，见他正一手抱着女儿，给女儿喂奶，一手在一本书上。我便相信，世人只见人才气，却不见人在文字上所下的工夫。他说他经常读书到凌晨，一年要读三百本书。他推荐我读《韩非子》，他说春秋时的作家都有开阔大气。

竹峰年仅四十，正是不惑之年。读他近作《雪地卷子》，感觉他同样有春秋时期作家的开阔大气。至于到底还能走多远，我不是谶师，一切由他自己说了算，让今后所走的路来说话。

黄复彩，著名作家、学者，出版有《红肚兜》《梁武帝》《墙》等作品，现居安庆

有来路，有去向，质地高古。

相识多年，每见竹峰，总是欢喜。他是熨帖之人，内心宽广，自备一格。他内心持碍之事，无非文章。至于其他，泰然处之。那日在岳西乡下，我们在他老屋前后，田间地头，走走停停，指认过去。那些山岭、田野和河流，它们见过多年以前的单车少年。我们在地里拾得几个南瓜，扛在肩上合影留念。

回故乡，就是回到文学的根脉。而竹峰的文学之根，在春秋战国，在唐宋元明清。真正士人乡间出，那个岳西乡下的怀古少年，其实从未离开。

包倬，《滇池》杂志主编，出版有《沉默》《十寻》《路边的西西弗斯》等作品，现居昆明

于我而言，他的文章里有一股气。是如山巅竹林般的存在。是雨后竹林雾霭，是月下竹叶轻摇，是能相看两不厌的四季为伴。很多时候，当我心情不顺时，会随手翻开他的书，读上几章，胸中块垒，土崩瓦解。这是一个读者与作者的生命缘分。

掰起指头算算，相识也有十多年。

陶妍妍，《安徽日报》记者编辑，出版有《谈情说爱》《青少年不可不看的100部电影》，现居合肥

的。爸爸太忙了，经常十天半个月各地跑。或许他是让这些玩具来陪伴我吧。去年他送的那只红色布艺兔子，真好看，每天就在我枕边。

家里人说我爸以前可不容易，但他好像从来没有牢骚，很少说当年吃苦的事，他用行动闯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。也是告诉我，人生总有困难，只要我们勇敢面对，就一定能战胜。我爱爸爸。爸爸更爱我，他书房只有我的照片，而且在最显眼的地方，我还有一幅素描挂在书架正中间。他说希望我画好画，以后可以给他的书作插图，真期待这一天啊。

爸爸对奶奶说，你孩子比我孩子成功，你比我幸福啊。这事我不信。

胡牧汐，小学六年级学生，现居合肥